

從蘇日關係說到太平洋戰爭

諸 坤

一 引言

自從德義日三國同盟條約簽字成立之後，現行歐戰即與中日戰爭合流，歐洲不論發生何種變化，均足以影響遠東局勢，自去年九月以還，國際間所發生的任何演變，都可以說明這種關係，尤其是最近國際局勢的發展，更加明朗而顯著了。

德國元首希特勒欲在歐洲發動攻勢，為分散英美的實力計，乃在發動攻勢的前夕，邀請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到柏林去，以試探日本對於「南進」的態度。此在日本，也需要看一看歐洲的實際情形，以便投機取巧，所以日本當局也有派員前往柏林羅馬的必要。所以松岡外相在這種情勢之下，聘問軸心國家當局，此行性質的重要，是不言可知的。雖不能說，松岡與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會晤，足以決定歐亞兩洲的運命，但是德義日三國將如何在歐亞發動攻勢，當為柏林會議所當討論的主題。當松岡行抵柏林時，正值巴爾幹半島多事之秋，南斯拉夫發生政變，反德勢力重行抬頭，使希特勒左右為難，同時義軍在北非洲又節節失利，墨索里尼也非常掃興，當無精神奢談將來的遠大計劃。僅僅重彈舊調，決定三國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加緊合作而已。可是當松岡返國，行抵莫斯科時，希特勒在巴爾幹半島已採取閃電戰，德軍於本月六日清晨侵入南斯拉夫與希臘兩國，於是希特勒宣傳已久的「春季攻勢」也就正式開始了。這雖然是日本所期望的，但日本能否利用這個時機，悍然南進，卻是一個問題，使松岡一時不能決定，不得不在蘇聯多逗留幾天，靜待巴爾幹半島戰爭的發展，以決定日本外交的動向。果然不出數日，德國在巴爾幹半島佔優勢，松岡從列寧城回到莫斯科時，即於四月十三日與莫洛托夫簽訂蘇日兩國中立條約。

依照我們的觀察，德國在巴爾幹半島佔優勢之後，必同時在地中海及非洲，予英國一大打擊，使英國陷於空前的困境，屆時，日本始將利用此一「千載一時」的機會，乘機南進，佔領荷屬東印度羣島及英屬馬來亞。但是在日本南進之前，必先在外交上發動兩種攻勢，以確保南進的成功，一是利誘中國，進行和議，從早結束「中國事變」，另是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以免將來有後顧之憂。關於前者，中國抗戰到底，早具決心，且在外交上，已有充分的認識，決不會自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地。此在後者，蘇聯在某種特殊條件之下，當願與日本締結條約，推原其故，由於蘇聯對於太平洋所抱態度，與其對歐態度完全一致，有以致之。換言之，蘇聯之所以願與希特勒握手言歡，其原因乃在歐洲發生戰爭，對於蘇聯並非絕對無利，只要蘇聯外交運用得宜，便可在歐洲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左右大局，資本主義國家互相殘殺，徒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太平洋方面，其觀點亦復相同，日本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倘能南進，以致引起太平洋戰爭，則蘇聯亦未嘗不可與日本握手，讓她自由南進，引起太平洋戰爭，對於蘇聯也非完全有害。抑且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蘇聯在太平洋即可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左右遠東時局，不論日本獲勝，或英美制勝，對於蘇聯均無關係，因為戰爭結果，必然兩敗俱傷，蘇聯必能乘此機會，鞏固她在東方的地位。

所以這一個問題，值得我們研究。

二 蘇日關係的演進

俄日兩國關係，幾乎是一部對峙抗戰的歷史，兩國利害衝突，有如水火之不相容。帝俄時代，兩國在朝鮮及我國的東北，明爭暗鬭，愈演愈烈，至一九〇四年，終於由局部的磨擦擴大而為全面的衝突，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又

19120
僥倖獲勝，而俄國與日本簽訂朴資茅斯條約之後，也就不得不暫時退回西伯利亞了。這一段歷史，雖可以證明日俄衝突由來已久，但我們不願加以詳述。就是自從蘇聯實行社會革命之後，日蘇兩國的積不相容，一如曩昔。所以我們要說明日蘇關係，不待翻閱近百年的遠東歷史，祇要看近三十年來的演變，也就知道日蘇利害衝突絕無妥協的餘地。

自從蘇聯在世界大戰的漩渦裏發生社會革命之後，蘇聯的外交政策，雖與帝俄時代，截然不同，但是日蘇關係，匪特無緩和的可能，抑且更趨於尖銳化。在社會革命成功的蘇聯，不論在遠東或西歐，雖無侵略他國領土的野心，但是蘇聯卻唱着「世界革命」的高調，企圖赤化全世界，並組織第三國際，以領導弱小民族起來，展開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鬭爭。所以當時各資本主義國，都感到蘇聯共產主義的威脅，故視蘇聯為「洪水猛獸」，而認為現代文明有被「赤化」的危機。於是蘇聯與各國的外交關係，陷於中斷狀態。資本主義國家聯合進攻蘇聯之說，也甚囂塵上。尤其在遠東方面，別有侵略野心的日本，更是躍躍欲試，企圖以「反共」為口實，出兵西伯利亞，而遂其侵略的陰謀，所以當時東京充滿了「日蘇必戰」的論調。一般政論家也以此為隱憂。

原來蘇聯對於亞洲各國，最為關切，蘇聯為博得亞洲各國的同情起見，首先以平等地位對待之。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加拉罕 (Karalhan) 曾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發表對華宣言，內容要點有下開各項：(一) 向世界宣示，蘇聯願尊重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以建樹永久性質的和平。(二) 廢棄帝俄時代對外所締結的一切秘密條約。(三) 對華放棄其一切特權，權益，即將中東鐵路礦產租界森林，一概無條件的交還中國。(四) 放棄領事裁判權。(五) 退還庚子賠款。(六) 希望中蘇兩國恢復外交關係。(參閱儲玉坤著「動盪中的中蘇關係」) 其後蘇聯又派遣特使優林 (M. Yusin) 來華活動，宣傳共產主義，鼓吹革命思想，日本對於蘇聯更加恨至刺骨，除利用白俄在蘇聯境內破壞革命而外，並企圖出兵西伯利亞，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干涉蘇聯革命。日蘇關係的緊張，也就可見其一般了。可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史太林繼任共產黨書記長實行獨裁政治之後，

蘇聯不論在內政上外交上，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實言之，就是蘇聯放棄了世界革命的理論，而主張埋頭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在國際社會上，凡欲與蘇聯和平相處的國家，不問其政體如何，不問其利害如何，均願與其恢復外交關係。一九二二年四月日內瓦國際會議之後，蘇聯即與德國簽訂賴班羅條約 (The Treaty of Rapallo)，獲得德國在法理上的承認 (de jure Recognition)，其後義大利正式承認蘇聯，英國在工黨內閣主持之下，亦無條件的承認蘇聯，其他各國如挪威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奧地利 (同年二月二十五日)、希臘 (同年三月八日)、瑞典 (同年三月十五日)、丹麥 (同年六月十八日)、墨西哥 (同年八月四日)、暨匈牙利 (同年九月十八日) 等國，均步英義的後塵，相繼承認蘇聯。此在法國，赫禮歐內閣亦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正式承認蘇維埃政府。這當然是蘇聯外交的一大勝利，其在國際上的地位蒸蒸日上，與前幾年幾不可同日而語。日本看到這種事實，對於蘇聯也不得不另眼看待，種下了日蘇恢復外交關係的種子。至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日蘇協定」乃由芳澤謙吉與加拉罕簽字成立。其要點如次：(一) 日蘇回復邦交。(二) 蘇聯承認朴資茅斯條約，依然有效。(三) 修正一九〇七年之漁業條約。(四) 規定臨時商約。(五) 兩國保持友好關係，不得危害對方治安。(六) 發展兩國經濟，實行經濟合作。

自此而後，日蘇關係漸趨緩和，蘇聯自一九二八年起，實行「五年計劃」，在外交上更以「和平」相標榜，對於日本亦復相同。可是日本對於蘇聯的疑懼，卻與日俱進。迨至一九三一年歐美各國都鬧着經濟恐慌，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尚未完成，日本趁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便於九月十八日深夜，砲擊我國東北的北大營，並出兵佔領瀋陽。此一事件，雖可目為日本實行其大陸政策的開端，但亦可視為日本準備對付蘇聯的初步。誠如田中奏摺中所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所以「一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對於遠東局勢，實有重大關係。日本大陸政策的真面目，完全暴露無遺。在中國而言，「一九一八」事件告訴吾人已至生死的關頭，唯有「自力更生」始能殺出一條出路。對英美而言，日本企圖排斥列強在華利益的野心，因此而昭然若

揭，倘不能及時加以遏阻，則英、美勢將被迫退出遠東。此在蘇聯、日本的大陸政策與蘇聯的亞洲政策，完全站在水火不相容的地位，加以日本企圖藉進攻蘇聯的美名，以討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歡心，而掩飾其侵略中國的罪惡。於是暫時妥協的日蘇關係，又復趨於嚴重了。

不過蘇聯的五年計劃尚在進行中，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尙未臻於鞏固，對於日本的橫行遠東，不得不忍耐於一時，而在外交上有所發動，藉以改善蘇聯在國際上的地位。在遠東方面，除中蘇恢復邦交而外，美國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六日也正式承認蘇聯，凡此種種，不但鞏固了蘇聯在遠東的地位，抑且抬高了蘇聯在歐洲國際政治上的聲譽。迨至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臺秉政之後，一改其過去外交政策的妥協作風，而採取強硬政策，因要求軍備平等未獲成功，乃退出國聯會及軍縮會議，明年希特勒又復片面撕毀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條款而實行重整軍備，希特勒的氣憤咄咄逼人，使力求「安全」的法國，感到惴惴不安，乃力求與蘇聯接近，商訂法蘇互助公約，蘇聯並由法國的拉攏，在一九三四年九月，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也就在萬國代表的熱烈鼓掌聲中，踏進了國際聯盟。

蘇聯在外交上的成功，已足使日本恐慌萬狀，加以蘇聯的五年計劃，竟在四年內完成，所以不論在外交上、國防上，蘇聯均堪與日本一決雌雄，不過蘇聯的當局，都是眼光遠大的政治家，咸皆認為在實力未充足之前，不願對外發生戰爭，所以對於日本，仍盡忍耐之能事，並曾向日本建議成立蘇日互不侵犯條約，可是竟遭日本的拒絕，蘇聯深知蘇日戰爭的不可避免，乃擬就第二次五年計劃，用以開發西伯利亞的天然資源，以建設高度的國防機構，同時並在遠東方面加緊充實防務，以備萬一，於是蘇日間的糾紛，也就層出不窮了。性質雖屬地方事件，但是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日本關東軍在火藥庫旁「玩火」的結果，至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八日，終於發生了張鼓峯事件，倘非出於日本的一前倨後恭，一則八月十一日的停戰協定，殆無成立的可能。張鼓峯事件在「不了了之」的方式之下，既獲得了和平解決，蘇日關係當可望逐漸緩和下去，可是這一場尙未完全平息，而蘇日間的漁約糾紛，又發生問題了。一九二八年的蘇日漁業條約，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即告期滿，雙

方即進行談判，討論另訂新約事宜，可是雙方意見紛歧，終難商有成議，不得已而由雙方協議，將此項條約的有效期限，延長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同時並繼續進行談判，以期在期滿之前成立新約。可是又因日本的要求太苛，蘇聯也不願無條件的讓步，雙方願望大相逕庭，於是蘇日談判無形停頓，迨至是年十一月間，遠東局勢變化莫測，蘇聯為避免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起見，乃擬定了一種蘇日漁業草約，預定於十一月二十日簽訂成立，又因日本與德國簽訂兩國反共協定，蘇聯為報復起見，便藉口手續未完，要求延期簽字，此項草約即不幸流產。一直到一九三九年一月，蘇日幾度進行談判，日本一再讓步，始於四月初成立蘇日漁業協定。北太平洋的風浪，乃因此逐漸平靜下來。可是蘇日間發生衝突的禍根，依舊潛伏在那裏作祟，至一九三九年五月初起，滿蒙邊境又發生了嚴重的衝突，這就是所謂「諾蒙漢事件」。又使蘇日關係鬧到劍拔弩張的程度。誠如奧登狄克(W. J. Outendyck)在其蘇聯遠東政策(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一文中所說：「關於蘇日間常常發生的邊境衝突，已經說得夠多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已有多少引火的材料在那裏堆積起來了。」(International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36)

日本看到蘇聯不論在軍事上、經濟上，均有長足的進步，和過去幾不能同日而語，單單一個日本，決非蘇聯的敵手。因此日本憎恨蘇聯與恐懼蘇聯的心理，與日俱增。祇要在國際上能找到與國，就極願揚起反蘇聯的白旗，進攻西伯利亞平原。其時在歐洲方面正有一個希特勒他的處境和日本完全相同，德日兩國都是「沒有」(Have-not)的國家，無往不欲打破現狀，日本侵略中國，在國際上宣傳，其目的在防共，德國要求軍備平等，也以防制蘇聯，赤化歐洲為理由。所以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德奧協定成立後，法西斯集團德義奧的勢力益加強固，希特勒乃明目張膽的，揚起反蘇聯的旗幟，並到東方來招致與國。日本久有此意，德日進行談判，一拍即合，於是德日反共協定，乃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簽字成功。當時日本雖一再向蘇聯聲明，日本無意牽入歐洲政治的漩渦，當不願締結以對付某一指定國家為目的之條約，但蘇聯仍表示不滿意。日本的解釋，蘇聯駐日本大使尤列尼夫(Coma-

19122 tanhu Yureneff)曾訪晤日本外相有田，並率直表示：「蘇聯政府對於有田外相於十一月十六日發表的解釋，不能認為滿意。蘇聯政府以為德國政府需要日本的警察援助，日本政府也需要德國的警察援助，以鎮壓各該國內的共產黨勢力，而締結此項協定，這種理由實難令人置信。所以此項反共協定，不過是另一種德日協定的煙幕而已。抑且此項協定，祕而不宣，究其目的，當在共同對付第三國。是以此項協定勢將妨害及日蘇邦交，此事非常嚴重。義國參加反共集團，原不成問題，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德義日三國反共公約 (Anti-comintern Pact) 乃在羅馬成立，德義日三國雖然一再發表聲明，反共公約的目的，端在對付共產國際，並非反對蘇聯，但是這種論調，誰復置信。

迨至一九三九年春季，英國以德國侵略野心，漫無止境，乃聯絡歐洲愛好和平各國，組成反侵略陣線，共同抵禦侵略者之舉動。德義認此為英法的包圍政策，應將軸心國組成同盟，取得政治上軍事上之密切合作，企圖突破此項包圍陣線。德義兩國軍事同盟條約，至五月二十二日，即在柏林簽字成立。內容要點，有下開各項：(一)對於雙方共同有關各項問題，暨歐洲時局問題，常川保持聯絡。(二)兩國之共同利益，若果感受威脅，應即交換意見。一方利益倘受威脅，則其他一方當在政治外交上，予以援助。(三)一方若果遭遇戰爭，則其他一方即當在海陸空三方面，以全力相助。(四)雙方關於軍事以及戰時經濟，應密切合作，並應組織常設委員會二處，由雙方外交部長主持之。(五)雙方相約不得在戰時分別簽訂和約。(六)雙方對於其他友邦之關係，應聯合構成之。(七)本條約自簽字之日起，發生效力，以十年為期，期滿後得延長之。

當時德義兩國深望日本能加入同盟，同時日本的平沼內閣，在少壯派軍人的挾持之下，本來也主張強化防共軸心，不過到了德義邀請日本參加同盟時，卻又首鼠兩端，不得不為自己的利害打算，而認為拒不入盟對日有利。其理有三：(一)日本主要的利益在遠東方面。(二)日本無仇視各民主國的理由。(三)日本與各民主國保有重要的貿易關係，未便與德義簽訂軍事條約。所以平沼內閣僅向希特勒表示日本有參加同盟的意向，但終

未見諸事實。使德義兩國深感失望。其後歐洲局勢急轉直下，英法蘇三國談判順利，希特勒深恐談判成功，德國有四面受敵之虞，不得不改採親蘇政策，俾於將來歐陸一旦有事，即可無東顧之憂，乃與蘇聯進行商務談判，從中破壞莫斯科談判。三國談話又因各國意見紛歧，無法商獲成議，於是德蘇經濟協定，乃於八月二十一日成立。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亦於是日啓程前往莫斯科，與史太林進行談話，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於八月二十五日簽字成立。消息一經傳出，世界各國對於這兩個「思想上仇敵」突然握手言歡，均表示不能理解，尤其是日本聞訊之餘，百感交集。反共公約既因此而變成一張廢紙，主張強化防共軸心的平沼內閣，也不得不自認外交的失敗，而引咎辭職。所遺首相一職，則由阿部大將繼任，並起用野村海軍大將為外相，大吹大擂，欲調整蘇日邦交，並企圖改善對美關係。日本輿論界，亦引起嚴重反響，一致譴責德國的「賣友」行為。可是野村外相的迷夢，並未能實現，而且到處碰壁。美國既不因日本的甜言蜜語而改變態度，蘇聯也未因對德關係而與日本表示好感。因此這個阿部內閣也就無疾而終，而由米內出馬組閣。但是米內內閣也是一個平庸的內閣，自九月一日現行歐戰爆發之後，國際局勢千變萬化，幾不可捉摸，米內內閣自難應付國際的演變，而僅能墨守「不介入歐戰」的政策，坐失良好的機會。原來日本在現行歐戰爆發之後，即有混水摸魚之意，英法既無暇他顧，正是日本在東方漁利之時。但是米內內閣對於現行歐戰，沒有正確的認識，因而不能判斷其結局如何，於是在外交上，徘徊歧路，無所適從。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立之後，軸心路線，顯已不通，改走英美路線，又遭碰壁。蘇聯與日本更無妥協可能。迨至一九四〇年五月下旬，西歐戰爭擴大之後，機會主義者墨索里尼即首先乘人之危，對英法宣戰，加入現行歐戰。未幾法國不能支持，即向德國投降求和，法德兩國停戰協定旋即簽字成立。德國在歐陸顯佔優勢，又使日本朝野受一重刺激。大家都恍然大悟，日本外交政策的失敗，一致歸咎於米內內閣的庸弱無能。米內內閣既不能安於位，乃提出總辭呈。同時主張強化防共軸心的少壯派，也乘機活動，始得重行抬頭，並極力抨擊米內內閣，而擁護帶有法西斯派色彩的近衛文麿再度組閣。迨至近衛內閣成立之後，完全仰仗軍部的鼻息，在內政上，以「新政

治體制運動」爲幌子，企圖消滅各大政黨，而成立一統一黨，在他個人的控制之下，實行其獨裁政治，而使日本的議會政治壽終正寢。至在外交上，則起用松岡洋右爲外相，以軍部的意志爲意志，公然聲明放棄討好英美的政策，而重探軸心路線，乃召回駐英美蘇等國大使，以爲調整外交陣容的先聲，並以「南進」相號召，企圖奪取英美法荷在太平洋的屬地，舉凡越南緬甸香港菲律賓馬來亞東印度羣島等地，均爲日本所欲攫取的地方。日本「南進政策」在狂妄的少壯派軍人心目之中，認爲最爲得計，在他們單純的腦袋中，認爲英國在歐洲正遭遇空前的危機，「英倫之戰」不久即將展開，對於遠東權益，自難兼顧。法國自法德兩國停戰協定簽字之後，已成爲德國的附庸，只能任人宰割，在遠東已喪失其過去的地位。其次是蘇聯，雖與日本勢不兩立，但在史太林的「現實主義」的政策之下，不難藉德國之力，促成蘇日兩國成立諒解。所成問題的，僅有美國一國而已。對於日本南進，必予以有力的阻撓。因爲美國在法國失敗之際，已感到雙重危機，其一來自大西洋，其二來自太平洋。美國倘無強大的海軍，則一旦在大西洋有事，便不得不在太平洋方面，採取綏靖政策（Appeasement Policy）反之，美國他日在太平洋與日本發生戰爭，對於大西洋彼岸的德國，便不得不改採妥協態度，因此羅斯福總統乃加緊擴充海軍，俾能同時對付這兩種危機。美國名記者李步曼（W. Lippman）迭次在紐約泰晤士報發表論文，鼓吹「兩洋海軍」（Two Ocean Navy）的理論，海軍部參謀部高級軍官，也一致主張先解決日本的海軍，然後集中全力以對付德國，並認爲美國對日宣戰「愈早愈妙」（The sooner the better）。日本在這種國際環境之下，苟不欲自陷於孤立，則非

重走軸心國的路線不可。希特勒在外交上，也正需要一個日本，在太平洋方面做他的助手，以分散英美一部分的實力，乃與日本進行談判，因爲雙方的需要從同，故一拍即合。德義日三國同盟條約，乃於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柏林簽字成立。內容要點，有下列各端：（一）日本承認德義兩國建設歐洲新秩序的領導地位。（二）德義兩國承認日本建設東亞新秩序的領導地位。（三）德義日三國彼此約定，簽約國之一倘受現未參加歐洲戰爭及中日戰爭之國家攻擊時，則三國當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互相援助。

（四）三國政府派選代表組織混合專門委員會，以實施本約；（五）德義日三國確認本約第三條，對於各簽約國與蘇聯之現行政治狀態，並不發生任何影響；（六）本條約自簽字之日起實施，有效期限爲十年，期滿後得延長之。我們看了三國同盟條約的內容，就可知道這是針對着美國而發的。對於蘇聯並無關係，這是德國的苦衷，替日本與蘇聯妥協留一餘地。

德義日三國同盟條約，雖與其他國際條約一樣，並無實際意義，但在國際上的意義，卻非常重大。廣泛地說，此項條約成立之後，即使現行歐戰與中日戰爭，發生合流作用，由個別的戰爭，合流而爲整個的戰爭，使日本與德義生死相繫，美國感到的雙重危機，也就益加迫切了。這個變化，使美國對日態度更加強硬，絕無成立妥協的可能。除積極援助英國對德作戰而外，並在太平洋方面，從事必要的準備，例如戰時借用英國的新加坡及澳洲聯邦的達爾文港，充實太平洋各根據地等，以備與日本「攤牌」（Showdown）決一雌雄。日本加入同盟，其目的原在恐嚇美國，使其改採妥協態度，可是此舉結果，反而使美國的態度，更加強硬，對於日本竟抱敵對態度，不惜與日本一戰。日本看到這種情形，自知外交錯誤，不得不設法緩和美國的憤怒，將親美派的輞內大使召回之後，松岡外相又任命著名親美派前外相野村海軍大將爲駐美大使，企圖緩和美國人民的情緒，可是野村赴美履新之後，到處碰壁，一籌莫展。而美國政府對於歐亞大局，認識清楚，依照其原定計劃，按步進行，並向參眾兩院提出「租借法案」（Bill of Lend and Lease），主張以美國現有的軍備，儘量供給世界各民主治國家，抵抗侵略，所以此一法案，又稱爲「民治國援助法案」。此項法案除援助英國而外，爲正義而抗戰已屆五年的中國，亦完全適用。參眾兩院議員，對於此案，最初意見雖極紛歧，但爲時勢所迫，即在孤立派參議員，也噤若寒蟬。到了今年三月，卒經由兩院通過，此在德日兩國，實爲一當頭痛擊，故於恐懼與憤恨之餘，不得不設法抵銷此項作用。於是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不得不親自出馬，不辭長途跋涉，到柏林羅馬去，會見德義兩國當局，以決定三國同盟的動向。德義素望日本南進，日本南進不論成功或失敗，對於德義終屬有益，此在日本，也久有南進的野心，但無膽量，尤其不放心蘇聯，恐其乘人之危，因此不得不追求史太林的青睞，同時

119124 更需要希特勒從中拉攏，促成日蘇成立妥協，日本即可放手一幹。

三 日蘇成立互不侵犯條約的可能性

由上所述，日蘇兩國利害衝突，絕無妥協的可能，縱為環境所迫，相安無事，也是暫時性質。不過從蘇聯外交的本身觀察，既以「現實主義」為出發點，一九三九年八月九月之間，史大林竟放棄了民治國而與其「思想上的敵人」釋嫌言好，遠東局勢倘演變到有利於日蘇妥協時，史大林當然也會伸出手來與日本軍閥握手修好的。何況目下的遠東局勢，與現行歐戰爆發前的歐洲政局，完全酷似。所以我們認為，日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並非不可能。它的實現，要看今後局勢的發展。

要說明這個微妙關係，不得不從德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說起。因為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立的消息，一經傳出，有如晴天霹靂，舉世震動，使大家都弄得莫明其妙。右翼作家大罵史大林，左翼作家則為蘇聯曲意辯護，我們認為前者失之淺薄，後者不免主觀成份太濃。我們姑且站在客觀的立場，分析史太林的「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據蘇聯當局的見解，英法對於抵抗侵略，既然缺乏誠意與決心，蘇聯當不願與英法組成反侵略陣線，而寧願與其思想上的敵人，化敵為友，取得一部份的利益，並可處於德義與英法兩大集團之間，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左右世界的政局，即使有人將蘇聯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視為現行歐戰爆發的導火線，但是資本主義國家間發生火併，雖為人類的浩劫，但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並非絕對有害，祇要蘇聯外交運用得當，不捲入戰爭的漩渦，戰爭曠日持久之後，不論將來的結局如何，德義與英法兩大集團，不論誰勝誰敗，均將精疲力盡，誠如所謂「兩敗俱傷」。使整個世界沉淪於黑暗時代，人人饑寒交迫，徒有利於蘇聯的社會革命，一般政論家論及現行歐戰，咸謂最後勝利必屬於史大林，這種論調，雖然含有諷刺之意，但也有相當的理由。迨至九月一日德軍侵入波蘭，現行歐戰由此爆發，蘇聯未動一兵一卒，更未流紅軍一滴血，可是波蘭的「大半領土併入了蘇聯的版圖。波羅的海沿岸各國，除芬蘭一國而外，其餘如立陶宛、賴脫維亞及愛沙尼亞三國，也自動要求併入蘇聯，甘為蘇聯的一邦。即在外交上也

成爲時代的寵兒，德國對於蘇聯的意見，固然無不予以尊重，此在英法對於蘇聯的友誼，也不得不特別重視。即在美國，爲便利將來行動計，也不願開罪蘇聯。以「現實主義」的原理而論，蘇聯外交是非常成功的，實在未可厚非。蘇聯對於此種政策，已獲得重大成就，當然不會棄如敝屣的。

我們再把視線移到遠東，觀察一下時局的演進，可知遠東局勢與戰前的歐局，頗多類似之處。第一，歐洲侵略陣線與反侵略陣線的對立，至一九三九年八月，已至不能妥協的地步；換言之，就是戰爭不可避免。此在遠東亦復相同，侵略者與反侵略者之間，亦絕無協調的可能；尤其是美日關係的緊張，使太平洋也發生軒然巨波。美國孤立派人士也預料到美日戰爭不可避免。第二，歐戰的導火線，是波蘭問題，德軍一旦侵入波境，英法就不能不對德宣戰，這也是歐局演進必然的結果。此在遠東，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則在南洋具體地說，就是荷屬東印度羣島、英屬馬來亞、美國也會像英法一樣，立即對日宣戰。美國的艦隊，就會出動，於最短期內解決日本的海軍。第三，歐戰爆發與否的重心，完全繫於蘇聯，德國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無東顧之憂之後，就悍然出兵侵入波蘭，不惜與英法一戰。所以有人說，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是現行歐戰的導火線。此在遠東情形，初無二致。太平洋戰爭能否爆發，也要看蘇聯的態度而定。日本倘不能謀得蘇聯的諒解，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或友好條約，則日本決不敢輕舉妄動，向美國挑戰，自取滅亡。換言之，日本倘能與蘇聯成立妥協，則日本即可無後顧之憂，在南太平洋就可自由行動了。第四，蘇聯對德國，素來視為思想上的敵人，德蘇兩國的利害衝突，尤其是巴爾幹半島絕無妥協的可能。但蘇聯竟與德國成立互不侵犯條約，其根本的原因，不在蘇聯已改變對德態度，而在蘇聯視英法資本主義國家與國社黨的德國，在本質上並無不同之處。倘若蘇聯與德國成立互不侵犯條約，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爲有利，則史大林即不顧思想上的理由，不妨與德國握手言歡，到將來兩國利害衝突時，再作道理。此在遠東，也有同樣的情形。蘇聯與日本，不論在思想上利害上，完全站在水火不相容的地位。依據常識來觀察，蘇聯絕無與日本成立妥協的理由，但若以「現實主義」來權衡，就不能不說，日蘇成立

互不侵犯條約，也就有可能了。這個關鍵完全在蘇聯對於美日兩國所抱的態度。在史太林的眼光之中，日本侵略者固然可惡，日本軍閥一天不倒，則蘇聯東方的安全，就一天沒有保障；但是對於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美國，也沒有好感。蘇聯倘若有辦法能使這兩個國家發生火併，當然是蘇聯所樂意的。所以將來遠東形勢，急轉直下，日本追求蘇聯益急，史太林看到蘇聯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日本就會「南進」自殺與美國拚一個你死我活，蘇聯當然會伸出手來與日本握手，讓日本去自殺。蘇聯這種計劃，與其說是幫助日本南進，不如說蘇聯企圖給害日本。而且太平洋美日戰爭的結果，不論誰勝誰敗，對於蘇聯均屬有利，倘若日本失敗當爲蘇聯所求之而不得，遠東局勢即可望趨於穩定，使蘇聯無東顧之慮，可以集中其精力，專門對付西歐局勢；反之，即使日本戰勝美國，日本於大戰之後，當不敢侵犯蘇聯，抑且蘇聯也可乘其大戰之後精疲力盡，一鼓而下，戰勝日本而促成其國內發生社會革命。

所以我們的看法，蘇日兩國不論在利害上思想上，雖都站在水火不相容的地位，誠如倫敦泰晤士報（London Times March 7, 1947）所謂：「蘇聯不能與以田中奏摺爲政策之日本，謀取和平，而日本對於共產主義也迄未解除其懷疑與嫌惡之心理，蘇聯之存在終爲日本在華霸權中之永久障礙。但在特殊環境之下，蘇日兩國暫時的握手，是必然的結果。」

而到了德軍佔領薩洛尼加港，在巴爾幹半島佔優勢之後，松岡即於四月十三日與莫洛托夫簽定蘇日兩國中立條約，其內容有下列各項：（一）蘇約國約定維持兩國間之和平友好關係，彼此尊重締約國領土之完整及不可侵犯。（二）簽約國一國成爲一個或兩個以上第三國之軍事行動對象時，另一簽約國應在該糾紛全部期間內，嚴守中立。（三）本條約自兩簽約國批准之日起實施，有效期間五年，簽約國之一國，若於期滿前之一年內，通告廢止本約，則繼續有效五年。（四）本條約儘速批准之批准文件應在東京交換之，此外，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宣言，略謂：「兩國政府基於兩國所簽訂之中立條約的精神，爲提倡兩國間之和平及友好關係起見，日本帝國應尊重「外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及不可侵犯，蘇聯政府應尊重「滿

洲國」領土之完整及不可侵犯。蘇日中立條約成立之後，蘇日關係即可望趨於好轉，日本既無後顧之憂，是否要立即南進，確是一個問題。因爲日本始終缺乏勇氣，後顧之憂雖已解除，但是日本對於南進，引起太平洋戰爭，尚有所顧慮。

四 日本南進的觀察

日本南進問題，已成爲舉世所屬目的問題，尤其是太平洋有關係各國，對於這個問題，特別重視。因爲日本不顧一切悍然南進，勢將引起太平洋戰爭，而此一戰爭的性質，必與現行歐戰混而爲一，其關係之重大，可想而知。加以日本對於南進，雖有南進的野心，但無此冒險的決心與毅力，而期待著特殊環境的發生，以便漁利。因此日本要不要於此時南進，連日首相近衛本人也不得而知。本來據一般政論家的觀察，希特勒在歐洲發動攻勢之後，日本就要乘機南進的。可是到了德軍於四月六日進入南斯拉夫希臘兩國之後，日本猶抱觀望態度，日本情報局發言人石射也說：「日本對於巴爾幹戰爭至爲關切，現正注視其發展而已。」同時日外相松岡在莫斯科與史丹林莫洛托夫會晤之後，也不敢下決斷，逗留蘇聯以待戰局的發展。所以這一個問題，實在太微妙了。

在我們討論此一問題之前，必先明瞭日本南進的意義，例如日本在日戰爭之前，其勢力僅達到臺灣，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日本佔領海南島，當然是日本南進的第一步，誠如蔣委員長稱「日本佔領海南島爲太平洋的一八一」去年六七月間，法國在歐洲失敗之後，日本乃乘人之危，以壓力加諸法屬越南，也是日本南進的另一步，其後泰國與越南發生邊境糾紛，日本乃出面調處，企圖藉此漁利，想在泰國獲得海陸空軍據點，以爲將來南進的根據地。所以日本自從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在事實上早已南進，並在準備大規模的南進。現在我們所謂日本南進，乃指日本企圖奪取荷屬東印度及英屬馬來亞暨新加坡港而言的。日本乘現行歐戰之便，佔領荷屬東印度，本來是不成問題的，荷蘭業已戰敗成爲德國的佔領區，對於太平洋的領土，當無力保衛，就是在德國方面，日本南進，奪取荷印，打擊英國在太平洋的勢力

119126

匪特不反對，抑且願意贊助；可是太平洋主人美國，卻將其國防線擴大到荷印，並表示日本侵犯荷印，美國決不能袖手旁觀。使日本不得不慎重將事。同時英國在法國戰敗之後，在歐洲的地位，雖極困難，但得到美國在物質上源源接濟之後，尚能支持危局。對於太平洋權益，雖有無暇兼顧之苦，但得美國海軍的協助，也有了可靠的保障。不論歐戰將來如何發展，太平洋方面，有美國支撐，是絕無問題的。例如在德國發動巴爾幹半島攻勢之前，英美兩國海陸空軍將領就在馬尼刺開軍事會議，討論太平洋防務，與會的將領有英國遠東軍總司令樸芳 (Air Marshall Robert Brooke-Popham)，美國亞洲艦隊司令赫德上將 (Admiral Thomas C. Hart)，美國駐菲律賓高級委員賽爾 (Francis B. Sayre)，暨美國駐菲律賓陸軍司令格倫納少將 (Major-General George Grunart)。對於日本的南進問題，當然是一種當頭棒喝，使日本更不得不慎重將事。所以日本的南進問題，誰也不敢下斷語，祇能就其可能性加以分析。日本不敢於此時南進的理由，有下開各項：(一) 日本一向的政策是投機取巧，英國在歐洲若無失敗，日本決不敢進攻英國。在太平洋上的領土或勢力範圍，抑且英國早有所警惕，現已有大批軍隊開入馬來亞增防，以防萬一。(二) 日本國力不夠，對華的戰爭已牽制了日本百萬的士兵，日本如欲南進，其力量必大為分散。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中國必將相機反攻，是以日本實無力同時南進。(三) 蘇日兩國間的關係，並非友善，日本不能以全力冒險南進。(四) 日本雖與德義兩國有同盟關係，但僅是一種虛聲恫嚇，毫無意義可言，即使德義日三國真誠合作，對於日本亦有害無益。(五) 德義日三國同盟成立之後，英美的反響更為強硬，日本已有一派人士，反對冒險南進。(六) 近衛再度相閣之後，對內所採取之政策，似在謀經濟的自給自足，表示日本實無意冒險南進。(七) 日本外相松岡雖表示放棄討好英美的政策，但任命野村為駐美大使，並與澳洲聯邦樹立外交關係，可見日本無意與英美作戰。(見張忠絨之日本南進的見解，載於上海正言報三月七日) 我們再綜合美國各報的社論，認為日本不敢於此時南進的理由，有下面的四項：(一) 日本各重要城市的建築物，均係木紙等物所造成，戰事一旦爆發，如遭敵機轟炸，投以燒夷彈，則日本各城市均將

付之一炬。而日本各重要城市，均在英美空軍航程之內，單靠轟炸，即足以制日本的死命，所以日本南進，與英美發生戰爭，殊非所宜。(二) 日本的商運路線，易被切斷，使日本所需原料，無法獲得接濟。(三) 日本無法施用奇襲戰略，日本在越南行動，已使英國知所警惕，現已有大批軍隊開入馬來亞增防，同時美國鑒於遠東局勢之緊張，也已作必要的準備，故日本欲圖一逞，頗為困難。(四) 日本若欲南進，則其力量必大為分散，日本苟與英美開始大規模的戰爭，則中國必能相機反攻。同時美國亦必捲入戰爭漩渦，以消滅日本海軍為目的，是以日本在目前實不敢南進。(見上海中美日報華盛頓通訊) 但在另一方面，日本於此時南進，亦有其理由：(一) 現時英國已在歐非兩洲作戰，對於遠東防務，已不能以全力應付，德國發動春季攻勢之後，英國地位亟亟可危，更無暇兼顧，而美國在遠東的地位，有日見增強的趨勢，故目前殆為日本南進最佳之時機。(二) 日本南進收穫極大，佔領荷屬東印度之後，日本即可為西太平洋的盟主，日本所需原料，例如橡膠、汽油、錫礦等，均可予取予求。而荷印又可成為日本商品的市場。(三) 日本國內已作任何戰爭的準備，日本將來能否達到今日的強大，殊成問題，日本國內生產已因「中國事件」而臻於最高峯，而此種情形，勢難持久，倘於此時，不發動新事件，則日本生產事業，將無法維持。(四) 蘇聯對日態度尚稱友好，兩國商務協定，尚在談判之中，日本倘能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即可無後顧之憂，目前自屬日本南進之最好機會。(同上)

由此我們可知南進政策，既為日本的國策，絕無放棄之理，因為日本放棄南進政策，勢必聯帶放棄大陸政策，此種辦法，不僅為軍部所反對，就是國內穩健派，也不能表示同意。但是日本南進，勢必與英美發生衝突，而且英美在太平洋方面，秣馬厲兵，早已有所準備，南進當非易事，故不得不採取「觀望」態度，一方面加緊壓迫中國，開發各地的資源，以鞏固日本的實力；另一方面靜待歐戰的發展，到英國陷於必敗的困境時，即當乘人之危，悍然南進，縱使引起太平洋戰爭，亦所不惜。德國春季攻勢成功後，英國在歐洲不能單獨支持危局，有待美國參戰援助時，日本乘機南進，是非常可能的。

五 結論

太平洋形勢已與一九三九年九月前的歐洲政局完全從同在那時有野心勃勃的德國企圖打破歐洲的現狀，侵略弱小民族而在另一方面，目下英法兩國力求現狀的維持，雖然願與德國和平相處，但是偏面的綏靖政策不足以壓希特勒的慾望，因此不得不樹起反侵略的旗幟，以波蘭為最後一條防線。德國獲得蘇聯諒解，解除了東顧之憂以後，便藉口但澤問題與波蘭走廊問題，於九月一日進兵攻入波蘭。英法相繼對德宣戰，於是現行歐戰由此爆發。此在太平洋方面，一般情形亦復相同，也有一個野心勃勃的日本圖利用現行歐戰的時機，奪去荷屬東印度羣島及英屬馬來亞，而在另一方面

近年來之空軍思潮

徐同鄴

引言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迄今，由於空中武器的飛躍進步，使戰爭的形式全部改觀，而在戰略及戰術上亦連帶的產生了種種的學說，類如杜黑將軍 (General Douhet) 的制空權論，富羅將軍 (General Fuller) 的未來戰，高樂文中將 (Lieut-General Tolovine) 的空防論，金華綏少校 (Lt. Com. J. M. Kenworthy) 的新戰爭與新兵器，均足以代表這世代一部分思想界的趨勢。經過這次世界大戰的洗煉，種種學說由理想變成事實，不能不認為是一種寶貴的收穫，我們千萬不要把它輕輕放過，應該根據現實，使一切軍事的、經濟的、工業的機構，有不斷的修正和改進，準備應付目前的與未來的要求。健全的理想，足以為事實的啓迪，如果把理想當做空談，不加以研究辨正，那末由於思想的停滯，影響到科學的停滯。我們作戰，已有四十二個月的實地經驗，在戰略及戰術上，定有種種新的發現，值得共同研究，或者尚未至公開發表的時期，惟蔣百里先生曾發表過一篇「現代空軍力之基礎」，在寂寞的中國軍事思想界這篇文章，彷彿是沙漠中的甘泉，值得我們

則有美國力求現狀的維持，雖然也願與日本和平相處，但至日本南進，侵犯荷屬東印度時，也就不得不與日本作一次「攤牌」(Show down)，任何犧牲也在所不惜。不過日本南進，必先消除其後顧之憂，故須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而且其中尚有一種微妙的關係，就是日本是否南進，視蘇聯的態度而定，反之，蘇聯是否願與日本成立互不侵犯條約，也將視日本南進的決心為轉移，所以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倘可視為現行歐戰爆發的導火線，那末甫經成立的蘇日兩國中立條約，就是未來太平洋戰爭的信號了。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四日寫於上海

銘誦追思筆者於再四恭讀前賢著述之餘，頗有所感，爰草此文，以供國人參考，兼就正於海內軍學家。

一 民用航空與軍用航空

開宗明義，應首先說明者是建國要旨當以民生為主，民生樂利，則國力自充，必富國而後可以強兵。但在工業落後的國家，平時對於民生問題，既未有適當解決，軍事建設更無充分準備，一旦遭遇空前國難，限於經濟及時間，民生與軍事二大目標不克齊頭並進，則分別緩急，次第舉辦，在程序上雖有先後，而賓主之義，仍屬嚴明，軍事為手段，民生為標鵠。

航空建設，亦以民用為主，必須民用航空發達，軍用航空方能獲得充分營養，而後可以欣欣向榮。倘民用航空未有根基，則軍用航空不易鞏固，不易成長，彷彿建塔於浮沙，彷彿拔苗而助長，往往事倍功半。以美國為例，軍事航空完全孕育於民用，其他如蘇聯、德國、英國、意大利亦均不越此原則。

民用航空發展路線，一為航空工業，一為航空運輸，而航空運輸的大規模經營，當以發展航空工業為先決條件。英國陸善勉勳爵 (Lord Rother-